

麻耶雄嵩

福

鴉

(日) 麻耶雄嵩 著
黄涓芳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鸦 / (日) 麻耶雄嵩著; 黄涓芳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1.5

ISBN 978-7-5133-0268-5

I. ①鸦… II. ①麻… ②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5100 号

Karasu

Copyright©1997 Yutaka Maya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GENTOSHA INC.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

鸦

(日) 麻耶雄嵩 著; 黄涓芳 译

策 划: 褚 盟

责任编辑: 褚 盟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封面设计: 郑 岩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883108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 × 1230 1/32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290 千字
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一版 201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268-5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序

乌鸦展开了攻击。

无数只乌鸦。

夕阳在结束一天的行程之后，仿佛已经燃烧殆尽，没入乡间道路西南方的山峦之间。就在这个时刻，大群乌鸦有如突然出现在空中的大片阴影，遮蔽了暗红色的放射状云层。乌鸦的拍翅声让人联想到暴风雨，怪异的叫声在耳膜上产生共鸣。数百乃至数千只乌鸦的暗灰色鸟喙，连同它们闪烁着青色光芒的眼睛，同时以珂允为目标展开攻击。

隐藏在它们心中的是杀机，而且是不可控制的疯狂杀机。它们的瞳孔中充满着憎恶与愤怒。

可是——为什么？珂允无法了解。这些乌鸦像空袭的炸弹一般，划破空气，急速飞降到他的身上。或许是动物的本能驱使它们完成这项义务吧？

这样下去会被杀死……珂允连忙抱头弯腰，向前奔跑。野性的

叫声几乎要刺穿他的耳膜，但他只能继续向前奔跑。急速飞降的乌鸦不断咬啄他的皮肤。他的双臂传来疼痛的讯息。鸟喙是凶器，凶器是鸟喙。他感觉到自己的皮肤绽裂，鲜血直流，不禁咬紧了牙关。但他不能停下来。乌鸦不断攻击他的脖子和背部。阵阵体臭环绕在他的周围。

这是一条没有铺柏油的道路。附近如果有人家……珂允四处张望，想寻求援助，却只看到笼罩在傍晚阴影当中的暗色田野和山丘。夏日已经接近尾声。在他面前展开的，是迎接收获期的悠闲景致。旅人们应该都会憧憬着来到这样的偏远乡间吧？他自己到前一刻为止也是如此。原本悠闲的风景，仿佛能够为灵魂带来安宁，即便是珂允……然而就在一瞬间，同一个地点却变成了地狱，灾难降临到他的身上。

乌鸦。乌鸦。乌鸦。乌鸦。乌鸦。

为什么？他不断地问自己。

地上的坑洞绊住了他的脚……是谁在这种地方挖洞？这时他的脖子后方感觉到剧痛。鸟喙交互叮啄着他。鸟爪寻得了它们的猎物。

这群乌鸦渴望的是鲜血。

为什么？

然而，他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，便觉得这也不无道理。原来如此……

那就没办法了……

梦。他预期自己即将陷入梦乡。

疼痛扩散到他的全身。

死亡？

他只能顺其自然……

珂允失去了知觉。

1

天花板的木纹鲜明，因为湿气而泛黑。支撑着天花板的，是看起来不太中用的纤细横木。它们并列在一起，就如同结婚数十年的老夫妇，仿佛已经没有其他更适合自己的场所了。然而，在这幅景象当中似乎又缺了点什么。

珂允感觉到自己的头部和背部靠在柔软的材质上。枕头。褥子。另外还有棉被覆盖在他身上。他试图起身，但全身上下都感到疼痛。他的双臂缠着代替绷带的白布，脖子也被相同触感的布料束缚着。

“得救了吗……”

珂允喃喃自语，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。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不行了。

真的。

他本来已经抱着视死如归的打算，事到临头却还是会感到可

惜……他的嘴角浮现出自嘲的笑容。他为自己此时此刻仍旧活着而感到高兴。

真是任性的家伙……但也许这就是人类的本性吧？珂允由衷地感谢拯救自己的人。

这间房间似乎是和室。阳光从白色的纸门缝隙透进来。从光线的柔和度与角度，可以猜测到这应该是朝阳。看样子他已经睡了一个晚上。

不知是否因为发烧，他感到喉咙很干，就如同抽了太多烟一般。

话说回来，这天的早晨还真是安静。现在不知道是几点了。珂允笨拙地转动脖子，但房间里似乎没有时钟。他缓缓地弯起疼痛的手臂，看了一下手表。

时针指着八点。如果是在一个月前，这时的他应该正处在前往公司的通勤列车上吧？不论春夏秋冬，他都搭乘着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般的列车，孜孜不倦地奔向公司。他挤在散发着油臭味的男人和化妆品刺鼻气味的 OL 之间，仿佛畏惧知道这世上还有除此之外的价值观。

而这一个月来，他从未如此早起过。他处在舍弃一切的虚脱感当中，每天都睡到午后。在这样的生活当中，他自然也找不出任何价值。

久违的早晨——他从不知道早晨是如此安详平和。不，他只是忘记了。

闹钟的铃声，匆忙换衣和吃早餐，还有……妻子的呼唤声。

直到一个月前为止，早晨的时光他都是这样度过。对他而言，是那么理所当然。然而……

“这就是所谓因祸得福吗？”

珂允看着自己的双手，喃喃自语。

“安静也是一种声音。”他开始理解约翰·凯基^①站在钢琴前却没有弹出任何音符的心境。在紧绷的空气中，期待着某事即将发生，预感听觉即将发生作用——即便在此时，他也仿佛可以听到纸门外传来小鸟的叫声。

鸟。鸟……话说回来，昨晚的乌鸦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他开始回忆起昨天黄昏的事件。

大群的乌鸦，与黑暗的天空融为一体，只有双眼散发着炯炯的亮光。他回想起当时的情景。那群乌鸦非比寻常。它们怀抱着明显的杀机。他如果倒在那里，一定会在它们的叮啄下丧命，就如同一场天葬仪式。此刻他身上的疼痛正是在那时留下来的。

墙上挂着同样伤痕累累的鲜红色夹克。

但它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猎物、人类，或者只是针对他这个人？是隐藏在他内心的某样东西引来了那群乌鸦吗？

珂允在棉被中颤抖了一下，再度仰望天花板。

自己总算是活下来了。他还活着。而且他还有尚待完成的任务。答案应该就在这座村庄。横亘在他前方的不知名的障碍——这个月来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——应该也能够就此破除。如果无法突破，到时就这条命送给它们也无妨……

他茫然地望着天花板，终于意识到刚刚为什么会觉得这里少了点什么。

这间房间的天花板上没有悬挂日光灯。

^① 约翰·凯基 (John Case, 1912-1992)，美国前卫作曲家。在他的钢琴作品《四分三十三秒》当中，没有任何音符，只有静默。

这时他听到房间外头传来一阵脚步声。缓慢的脚步声停在门外，纸门静静地被拉开了。细微的灰尘和阳光顿时弥漫整个房间。

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名年约四十、身穿和服的女子。她有一张瓜子脸，眼睛轮廓分明，乌黑的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。

这名女子注意到珂允的视线，便将手轻轻平放在膝上，在他床边跪坐下来，以平静的语调问道：“你醒了吗？”她的声音相当轻柔，说话的音调很特别，也许是这个地区特有的方言，听起来既不像关东腔也不像关西腔。自唇间露出的牙齿则涂成黑色^①。

“嗯……”珂允想要抬起头回答，脖子上却感觉到一阵刺痛。

“请不要勉强。你受到那群飞鸟攻击，如果我先生晚一步发现，那就真的很危险了。不过请放心，医生说没有大碍。”

“这么说，是你先生救了我？”

妇人弯起白皙的脖子，微微点头。她缓慢的动作让人联想到老电影，给人深刻的印象。

珂允道谢之后，便战战兢兢地问：“村子里常常发生这种事吗？”

“这半年以来，乌鸦几乎每十天就会在傍晚来袭一次。在这之前从没有这种情况发生。所以现在村子里的人每到傍晚时分就很少外出……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”

她的表情显得相当困惑，最后一句话似乎不是对着珂允说的，而是在自言自语。从她微张的嘴唇之间道出的话语似乎还在空气中回荡，而她却望着房间的角落陷入沉思。珂允盯着她秀丽的侧脸看了一会儿，又开口问：“那个——”他有很多事想要问，包括昨天的

^① 依据日本古时习俗，已婚妇女会将牙齿染成黑色。

事件，以及关于这座村庄的种种情报。毕竟她是珂允在这座村庄里碰到的第一个村民。

然而妇人此时却好似终于自梦中惊醒，轻叫了一声“啊”，接着便转向珂允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先生在叫我。”

说完她就匆匆站起来走出房间。啪哒啪哒的脚步声逐渐远离，走廊地板发出唧唧的声音。一切都显得相当无趣。

珂允感到无可奈何，只能耐心地等候她先生——也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

过了不久，他听到和先前相异的脚步声。一名穿着和服的中年男子走进房间里。这名男子的脸令人联想到瓦片屋顶。他的体格相当健壮，像是从事体力工作的人。干燥的脸颊上方，有一双又浓又黑的眉毛和更加黑亮的眼睛。屋主以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告诉珂允自己名叫千本头仪，刚刚那名女子则是他的太太冬日。

“我叫珂允。”

理所当然地，头仪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反应。

“珂允……”他机械地重复了一次，接着便以发表感言的口吻说：“这座村子里没有这样的名字。”

这是意料之中的反应。

珂允不禁怀疑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。

“非常感谢你救了我一命。”

过了片刻，珂允正式向对方道谢。他有生以来大概还是第一次以如此正式而真诚的口吻说话。毕竟对方是自己的救命恩人。他一直以为“救命恩人”这样的字眼只会出现在连续剧、小说或纪录片等与日常生活迥异的情境中，然而当这种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时，

他不得不有所表示。

“不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”头仪边说边揉了揉粗壮的右胳膊。他这个动作大概是无意识的，不过珂允却注意到他手臂上有轻微的伤痕，大概是救自己的时候受的伤。珂允感到深深的歉意，再次向对方道谢。

“别提了。你的身体好一点了吗？”

“嗯，只是还感觉到有些疼痛。”

头仪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因为你身上有许多道伤口。不过哲人也说过，你已经度过危险期了。”

“哲人”大概是医生的名字吧。

“在康复之前，你就暂时住在这里好了。”

“这样不会打扰你们吗？”

“你不用在意。还是你有其他地方可以去？”

“不，我打算找一间旅馆。”

“这里没有旅馆，村子里不会有外人来访。”头仪摇摇头说。

这个回答相当干脆。珂允还来不及问话，头仪又稍微凑近了一点，问道：“对了……你来到这座村庄，有什么目的吗？”

他的声音和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眼神却似乎变得更加锐利了些。当然，这也可能是光线的缘故。然而珂允仍旧感觉到气氛突然紧张起来。

“我正在四处旅行，随处乱逛。昨天我只是在山里迷路了。”

这是他事先准备好的回答。他面无表情地窥伺对方的反应。头仪是否相信这个说法呢？

“结果你就来到了这里？”

头仪隔了一会儿，才再度提出问题。

“来到村庄之前，我就受到了乌鸦的攻击。”

“每天到了那段时间……”头仪说的话和刚刚的冬日相同，“如果没有那些乌鸦，这里就是个很平静的地方。”

“……我想也是。”

珂允点了点头。他从微开的纸门缝隙眺望屋外的草地。水墨画般的清新景色让他感到身心舒畅。

“旅行啊……旅行快乐吗？”

“有时候很快乐，但是也有不快乐，甚至悲伤的时刻。总而言之，我只是独自一人在旅行。”

“是吗？”头仪听完，只是这么说。

珂允趁这个空档提出一直想问的问题。

“这座村庄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名字？这座村庄没有名字。”

头仪武断地摇头回答。但他似乎也觉得这样的说法不成体统，隔了片刻又补充说：“不过，这里以前似乎被称做野户。”

野户……这里果然就是“野户”。珂允几乎高兴得想要大叫。这是弟弟留在纸条上的名字，也是他这三个礼拜一直在寻找的地方。

“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称呼了。”

然而弟弟却这样称呼它——不，是写下它的名字。不过头仪的说法或许也没错——名字是为了与其他事物区别而取的，但这座村庄并没有与外界发生联系。

这座村庄——野户——在地图上并不存在。不论翻阅如何详尽的地图册，都找不到在弟弟纸条上标示的地点。地图上，这座村庄应该存在的地点只有一条条复杂而纠结的等高线，以及涂成褐色的山峦。珂允一开始也怀疑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村子。因此，他才会流

浪三个礼拜之久。这是一趟寻找“野户”的旅程。

而他现在总算来到了目的地。

“早餐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起得来吗？”

珂允带着歉意摇摇头。

他还有很多关于这座村庄的问题想问，但也不希望因此招来怀疑。他不能让别人知道自己其实早就知道这座村庄的存在，更不能泄漏自己的身份。

“那么我就叫冬日替你送过来吧。”

头仪说完，就站起身走向走廊。

“珂允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拥有这样的眼神的？”

“眼神……我不了解……我的眼神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我只是觉得你的眼神很不错。”

头仪微笑了一下，关上纸门。

——眼神很不错？

珂允看着雕镂图案的纸门框，对头仪的赞美感到些许内疚。

他还不能告诉任何人自己来到这里的目的。

今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展。

珂允静静地竖起耳朵。

平和的琴声突然中断了。

过了中午，珂允身上的疼痛已经舒缓许多。虽然肌肉仍旧有些酸痛，但还不至于无法动弹。

透过纸门投射在榻榻米上的影子诱惑着珂允，让他想去外面的世界一探究竟。他缓缓起身，披上红色的衬衫，爬出棉被并打开纸门。一阵风迎面吹来。

先前他只能通过声音得到外界的讯息，而此刻外面的风景正展现在他的眼前。

这栋房子矗立在地势较高的地点。隔着草地，可以看到农家的稻草屋顶和田地。一条小河潺潺流过，河流对岸便是水田。夏末的阳光将这些景致鲜明地映照出来，宛若漂浮在海面上的贝壳。

这里没有泛黑龟裂的柏油路，没有从路面上呼啸而过、制造噪音与废气的汽车，也没有矗立在路旁、除了提供热辐射之外毫无可取之处的立方体大厦群。

对珂允而言，这样的风景新鲜到令他感到目眩。他心中产生错觉，仿佛自己已经来到了异域。如果从这里放眼望去的景色就是全世界，那么他一定会想得到它——不论是作为一名国王，还是一名奴隶。

弟弟在这里住了半年的时间，想必也是为此地所吸引。珂允可以理解弟弟的心情。如果自己来到这样的世界，一定也会想要长期定居于此。

但是……他现在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吗？这就是它的全貌吗？

他心中感到一丝不安。

弟弟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回到家？

这时，他看到一名十七八岁的少女横穿过庭院。她的脸庞像是薄薄涂了一层奶油的纯白鹌鹑蛋，洁白的牙齿显得相当健康。她的五官和冬日有些相似，大概是这家人的女儿吧。

女孩似乎也注意到了珂允，露出天真的笑容看着他。她身上穿的是淡红色与青竹色构成的和服，脚上踩着一双暗红色的木屐。

“你就是爸爸说的外人吧。”

少女告诉他，自己的名字是“蝉子”。

蝉子抱着一只小小的兔子，这只白兔有一双小巧玲珑的粉红色漂亮耳朵。

兔子的名字叫做“帝加”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珂允。”

“你叫珂允？”

蝉子似乎觉得这个名字很有趣，抱着白兔吃吃地笑了起来。

“呃，蝉子，你是这家人的女儿吗？”

“对呀。”

“刚刚弹古琴的也是你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弹得很好。”

“谢谢。不过其实我弹得不怎么好。妈妈常因此骂我。而且我不太喜欢那种神经质的东西……”

“我觉得古琴很适合你呀。”

也许是因为古琴凛然的音色与少女的和服让他感觉很新鲜吧。

“是吗？”

蝉子似乎无法认同，皱起细细的眉毛。

“爸爸老是说，都已经十八岁了，怎么可以连古琴都弹不好。所以我才勉强练习的。”

珂允原本以为这个家是因为位处乡间才修建得如此宽敞，不过听蝉子的口气，他们大概是颇有地位的名门。他俯视了一下村庄中地势较低的区域，果然看到一排排格局较小的民房。

“与其做这种事，我倒宁愿和大家在一起玩，一定会快乐好几十倍。”

“每个人都会这么想，但事情往往不能如愿。”

事情无法如愿，事情无法如愿，事情无法如愿。

“这种事我也知道，所以我才在练习呀。你怎么跟爸爸说同样的话。”

蝉子有些赌气地踢开脚边的石头。小石头滚到草地边缘。

“看来你真的很讨厌练琴。”

珂允想起小学时被迫上珠算课的情景。每周五天，放学之后，他没有玩耍的时间，必须前往珠算补习班上课。乘法、除法、目算、听算、心算……他总是不断拨动着算盘珠子。虽然还有其他几个朋友也在上珠算课，不过更多同学放学之后就一直在玩。他只能抵制想和他们一同玩耍的诱惑，骑着自行车去上课。他心中不禁感到怨恨——学珠算到底有什么用处！

珠算的确很讨厌。至少在当时是如此。所以他能够了解蝉子的心情。

“那当然了。我真不懂妈妈怎么会喜欢那种东西。”

蝉子狠狠地抱怨之后，又说：“对了，珂允先生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你一直都在旅行？那不是很快乐吗？都不用上课。”

“你也想当旅人？”

“也不是。我只是觉得那会很快乐。”

“没这回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嘛……”珂允正在考虑该怎么回答，这时蝉子抱在胸前的白兔捺不住性子，一跃跳到地上。

“啊，帝加！”

蝉子弯下腰，想要追赶。就在这时，冬日从隔壁第二间房间探出脸来，叫了一声“蝉子”。蝉子耸耸肩，像是被逮到的搞恶作剧的小孩。

“我听到琴声停下来就过来看看，结果你果然跑出来了。你这孩子只要没有人管，就想要偷懒。今天你得一直练到傍晚才行，不是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我只是想休息一下嘛。”

蝉子鼓起脸颊回答。

“你应该已经休息够了吧？快进来吧。这孩子就是没有耐心！”

冬日看到珂允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又说了一声“快点进来”，便匆忙消失在纸门后。

“我知道啦。”

蝉子对着纸门大声回答之后，放弃追寻兔子的打算，走向房间。

“对了，珂允先生，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找帝加？”

“好好好。”

珂允大方地答应，心中不免苦笑：这位少女果然是个千金大小姐，毫不懂得体恤病人。

“喂——帝加！”

蝉子离去之后，珂允对着庭院呼唤。

帝加藏身在草坪前方的草丛之间，悠闲地竖起一双粉红色的耳朵。它刚好蹲在蝉子刚刚踢开的石头旁边。

古琴的声音再度传来。